

蕾切尔·卡森这个名字，也许很多中国人还不太熟悉。伊人新著文学传记《海洋、天空和大地选择了她》，让我们走近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。

蕾切尔·卡森是美国的生物学家，也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女作家。她被誉为二十世纪的“环保之母”、“环保的普罗米修斯”。

蕾切尔·卡森的著作不算多。她写了三本和海洋有关的书：《在海风下》《我们周围的海洋》《海之边缘》，被人称之为“海洋三部曲”。她以科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独特的眼光、优美细腻的文字，把大海迷人的景象和海洋生物

的秘密展现在读者面前。这几本书，给她带来巨大的声誉，使她成为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家。作为海洋生物学家，蕾切尔

·卡森起念写《寂静的春天》，是在二十

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又写出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：《寂静的春天》。

蕾切尔·卡森

·卡森起念写《寂静的春天》，是在二十

天就死了。老先生守着被

毒死的白猫，泪流满面，

痛不欲生。这是我记忆

中无法遗忘的伤心景象。

这类因杀虫剂引发的祸害，在美国每天都在发生，但却被熟视无睹。杀虫剂的推广者和生产商沆瀣一气，几乎主宰了市场和舆论。当时根本听不见公开质疑的声音。蕾切尔为了写《寂静的春天》，不辞辛劳，跋山涉水，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，准备积累了无数印证自己观点的材料。

蕾切尔用充满感情和灵动的文字，倾诉着她对自然和万物生灵的热爱，同时，也以严谨的态度和激愤的心情，揭示生命被毒害、环境被污染的现状。她的描绘和论述，真诚，准确，雄辩，既忠于科学，又针砭时弊，让读者心灵震撼。蕾切尔·卡森用悲愤的声音告诫人们：“当我们对自然界宣战时，其他的生命却如此悲惨地被忽视。对自然界施行不必要的破坏和侵害的时候，我们也失去了做人的地位！”

《寂静的春天》如一声惊雷，唤醒了无数人，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的环境正在被污染，生命正在遭受毒害，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危险。跟“海洋三部曲”不同，《寂静的春天》是一部“讨伐之书”，其矛头所指不只是剧毒的杀虫剂和除草剂，更是它们的制造者和推广者——从化工业巨头到联邦及州政府。《寂静的春天》问世后，在美国引起轰动，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图书。但蕾切尔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和诋毁。有人说，对蕾切尔·卡森的攻击，堪比当年出版《物种起源》时对达尔文的攻击。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冒犯，蕾切尔的《寂静的春天》，则是挑战化工巨头以及一批为之推波助澜的官员和伪科学家。蕾切尔动了他们的“奶酪”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。但蕾切尔没有丝毫的惧怕，她不后悔，不退缩，她面对责难优雅而坚定的姿态，赢得了所有人的钦佩和敬重。在真相和

《寂静的春天》如一声惊雷，唤醒了无数人，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的环境正在被污染，生命正在遭受毒害，世界正面临着可怕的危险。跟“海洋三部曲”不同，《寂静的春天》是一部“讨伐之书”，其矛头所指不只是剧毒的杀虫剂和除草剂，更是它们的制造者和推广者——从化工业巨头到联邦及州政府。《寂静的春天》问世后，在美国引起轰动，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图书。但蕾切尔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和诋毁。有人说，对蕾切尔·卡森的攻击，堪比当年出版《物种起源》时对达尔文的攻击。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冒犯，蕾切尔的《寂静的春天》，则是挑战化工巨头以及一批为之推波助澜的官员和伪科学家。蕾切尔动了他们的“奶酪”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。但蕾切尔没有丝毫的惧怕，她不后悔，不退缩，她面对责难优雅而坚定的姿态，赢得了所有人的钦佩和敬重。在真相和

一位老先生寻寻觅觅，终于找到青浦岑卜村“冬冬的厨房”。时针正指上午十点。

“你，是冬冬

吗？”他问。“是我。”冬冬端着一盘刚包好的野馄饨，正要走进厨房。老先生说：“我是坐公交车来的。我家长期订阅《新民晚报》，在报纸上看到你，今天早上6点，我从中山公园开始坐地铁，转17号线，再乘金泽4路公交车，到了岑卜村。这一路花了大半天，只是想来村里看看报纸上的你，还有你的野馄饨。”

《野馄饨》在夜光杯刊出后，冬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客人。她本人也是《新民晚报》读者，每每见到他们，她总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此刻见老先生满头大汗，冬冬心里升起一阵感动，她说：“我给您做碗野馄饨吧！”老先生说：“好呀！我是你们今天第一桌客人吧？”

冬冬说：“是的是的！送你一碗酸梅汤吧，正好一边喝，一边等野馄饨。”

冬冬很忙，但若遇到了这类让她感动的事，她还是会抽空给我发微信。《只为见见你》是她昨日发来的第一条短信，说的是位叫“蔷薇”的女子，看到《野馄饨》后，立马驱车，不惜往返百公里，只为了去看一眼乡野厨娘冬冬。

这位“寻味而来”的读者出现在“冬冬厨房”前，《野馄饨》刊出才两三小时。《素的野馄饨》是今天一早才看到的，有位顾客问冬冬：“你家野馄饨有素的吗？我是素食者。”其实“野馄饨”全名是“野荠菜鲜肉大馄饨”，不过冬冬马上接口：“有，有！我们专门为您包全素野馄饨。”

全媒体时代，人们不得不叹服信息

为普通人而写

彭瑞高

快速。新民网刊出《野馄饨》不久，就有一位读者从荷兰发来微信说：“我要去吃这个野馄饨。”

闵行一位作家，以“美篇”把《野馄饨》和岑卜村串起来，形成图文声俱美的新作。冬冬则用“现场直播”方式告诉我，我有好几位上海媒体退休朋友，像熟人那样叫着“冬冬”和“野馄饨”，寻访她的田野厨房，现正围坐在欢快的烟火旁……

冬冬的短信断断续续，但每次来信，总会寄来她的聪明和热情，捎来她的快语和笑声。她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，但字里行间看得出，她确实是一个努力生活着的人。

这些年，我去过好几个“美丽乡村”，其中有安吉的鲁村、淳安的下姜村、奉贤的吴房村、青浦的岑卜村……除惊诧于面貌大变外，更感慨无数城市青年的贡献。邂逅冬冬，给了我又一种感受。她是长期生活在江西的福建人，会讲江西话福建话；她又在上海读大学，毕业后成为外企白领，上海话和英语也讲得非常地道。

有志于烹饪、得益于家学渊源，她左手烧闽菜、粤菜、赣菜，右手做西餐、川菜、本邦菜；她一人拥有“高级中式面点师”“高级中式烹调师”“高级西点师”三张“派司”。我佩服她有三层：一是有本事，靠自己打天下；二是有勇气，敢于开辟新生活；三是要强，无论做什么都追求极致。

出于这种佩服，我写了《野馄饨》。我与冬冬相隔整整一代，写冬冬也是为了读通她们一代这本大书。读着读着，我读到了女性精神，读到了“海纳百川”，读到了乡村未来……这是始料未及，也是要感谢这代年轻人的。

真理面前，那些攻击她的喧嚣声浪终于溃散，蕾切尔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。美国的评论家这样评价蕾切尔：“她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，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。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灭。她惊醒的不单是我们国家，甚至是整个世界。《寂静的春天》的出版应该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。”

伊人的这部传记，可以让中国人认识这位“环保的普罗米修斯”，了解她的写作对人类留下了多么珍贵的精神财富。这本书的开头，用安徒生童话《海的女儿》作为引子，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，也是一个让人惊奇的隐喻。《海的女儿》中的美人鱼，为爱情忍受巨大的痛苦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读者可能会奇怪，女作家蕾切尔·

卡森，和安徒生童话中的美人鱼有什么关系？这样的隐喻，是不是有点夸张？但是当你沉浸在这本书中，对蕾切尔·卡森的人生和追求有更多了解时，你会发现，那个美人鱼的比喻，非常妥帖。蕾切尔·

卡森为追求科学的真谛，可谓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。在写作《寂静的春天》的过程中，她被诊断罹患癌症，但她并没有中断工作，忍着病痛，一边做放疗一边写作。面对恶势力的威胁和围攻，她毫不退缩，始终不渝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。她说：“我知道，如果我的来日已经不多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完成这本书。这样做，不轻松也不简单……我的写作举步维艰，就像在梦中想跑却跑不动，想开车却无法启动一样。”是心中的理想支撑着她，是对生命的

爱，对自然和人类未来的担忧鞭策着她，给了她继续写作的勇气和力量。她告诉人们：“我写这本书，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下一代，也许没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自然，这是很危险的——如果我们不保护大自然，所造成的毁坏将是无法弥补的。”这样的坚忍和顽强，这样义无反顾的奋斗，和《海的女儿》中的美人鱼，何其相似。

蕾切尔是海的女儿，也是大自然的女儿。蕾切尔·卡森去世已经58年，她对海洋、天空和大地的挚爱，已经随着她留下的不朽文字融化在天地间，繁衍在浩瀚人心中。蕾切尔·卡森应该感到欣慰，在中国，有伊人这样的知音，把她的人生故事和睿智深刻的思想、正直勇敢的品格写成了一本引人入胜的汉语读本。

大自然的女儿

赵丽宏

不满足于泛泛介绍海洋知识。她惊叹大自然的美妙，把自己观察和研究的一切，都真诚地传达给读者，企望人们能自觉地珍惜人类的地球家园。她提出“大自然的平衡”这个理念，并为传播和捍卫这个理念奋斗了一生。

在完成“海洋三部曲”之后，蕾切尔·卡森花费大

前一阵看《罗斯特罗波维奇传》，其中讲到他年轻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研究生，认识了普罗科菲耶夫，遂成忘年之交。罗氏参与了作曲家《为乐队和大提琴而写的交响协奏曲》的创作过程。于是，找出此曲目的唱片来欣赏，果然别具一格。但更让我惊喜的是同一张唱片中收录的普氏另一部作品《第七交响曲》，既有古典交响曲的雅致严谨，又富有俄罗斯乐派的热情奔放。因此，连续几天，我都让自己沉浸在普氏“七交”温暖迷人的气息中。

边听边想，为什么以前普罗科菲耶夫听得这么少？似乎只有两部作品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，一部是1936年他从欧洲回国后为少年儿童谱写的交响童话《彼得与狼》，形象鲜明生动，童趣盎然，令人喜欢；另一部则是他为大导演爱森斯坦的电影《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》写的配乐。爱森斯坦的电影气势宏大，普罗科菲耶夫的配乐则丝丝入扣，毫不逊色。尤其是第五段“冰湖之战”，宏阔的战争场面与气势磅礴的音乐相得益彰，极富艺术感染力。

不过，普罗科菲耶夫的七部交响曲，我只听过《第一交响曲》，只觉得传统的结构与先锋的音乐语汇混杂，尖刻峭冷，让人产生隔膜感，难以亲近，从此便没了兴趣。

不管是人还是文艺作品，一旦贴上标签，可能就是比较麻烦的事。就像普罗科菲耶夫，狂妄古怪便是他的标签之一。据说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求学时，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将他们和声作业中的错误全部指了出来，青春无敌，毫不留情，倍爽！但他也把同学都得罪了，那是确定无疑的。为了写一部大提琴作品，普罗科菲耶夫去向大提琴大师皮亚蒂戈尔斯基请教，他说：“我对你这种疯子乐器不甚了解。”他说的是心里话，但估计皮亚蒂戈尔斯基听了多少有点不舒服。

普罗科菲耶夫与萧斯塔科维奇堪称苏联时代的音乐双雄，但一山难容二虎，两人的不对付也众所周知。萧氏嘲笑他笨得像头鹅，言下之意就是个乡巴佬。但普罗科菲耶夫幼时生活在农村，他从不讳言自己喜欢乡村，喜欢动物。罗斯特罗波维奇第一次去拜访他，汽车一进大门，只见普罗科菲耶夫穿一件紫红色睡衣，头上盘一条毛巾，身后跟着一群公鸡与母鸡。面对惊慌失措的罗斯特罗波维奇，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：“请原谅我这身村民打扮。”想想也不难理解，假如不是这么喜欢动物，熟谙动物习性，他怎么可能在《彼得与狼》中将鸭子、鸟、猫，以及彼得与狼的斗智斗勇刻画得如此活灵活现呢？

乡巴佬也罢，老顽童也罢，也许正是童心不泯，让普罗科菲耶夫心无旁骛，拥有了无穷的创作动力。他的晚年身体不太好，医生叮嘱他每天只能工作一小时，但他毫不在意，全神贯注于工作。他把脑海中浮现的音乐主题随时记在糖盒、碎纸片和记事本上，“能使我感到轻松的是把乐曲谱写出来，而不是把它留在我的心里。”

老顽童的童心也是防身的铠甲，帮助普罗科菲耶夫抵挡和消解了社会环境的肃杀。他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写进了作品中。《第七交响曲》末乐章再现的第一乐章第二主题宽广明亮，优美如歌，不正是作曲家对俄罗斯原野深情而略含忧伤的礼赞吗？



孤帆出雾中

(中国画) 邱 贺

初夏的乡间小院不经意间便成了万类植物竞自由的天地，它们兀自生长着，繁茂着，轮番登场，绽放着小小生命的无穷魅力。

先是一大排女贞，虽然长得普通，随处可见，但树叶常年青绿，岁寒不凋。5月底，它便结满花籽，准备在百花齐放后绽放它那如苔米般小巧的米色小花了。因为纤小，让它更懂得汇聚的力量。

后来，不知是哪阵风吹来了箭舌豌豆的种子，它们很快便占据了小院的角角落落。它们的叶子很有特点，在叶轴顶端有分成2至3支的卷须，在两片叶间开出紫色小花，玫红色的花冠轻盈地衬着两小片紫色花蕊，似唇微张，故此得名。这些卷须可不单单是颜值担当，开花的同时它们便在四处打量，寻找可以攀附的植物。小院里唯一成点气候

的就是那排女贞，于是箭舌豌豆便齐刷刷地先匍匐在地，接近女贞后便顺势攀缘、缠绕。那些看似身姿曼妙的茎蔓会自行打结，且牢固得很。这样横向向上它们自己就彼此连接，纵向上则借助女贞，形成了稳固的立体结构，为结果作好准备。

不到半个月，它们就已经将那排女贞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，而且已经越过女贞，向更高处进发。结出的一个个豌豆荚像哨兵般挺立在枝条上，守护着家园。即便还头顶着紫色花瓣的残蕊，豆荚里面却已经诞生了一排整齐的小豌豆，煞是可爱。这样的生存智慧精巧严密到令我目瞪口呆，而这一切就在高大的栾树为它们提供的遮蔽

下悄无声息地进行着。风吃过，阳光透过栾树树叶的缝隙，投下波动着的碎影，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，却料在底下悄无声息地展开着一场生存的战役，无声却激烈。

箭舌豌豆其实就是《诗经》中的“薇”，那著名的“采薇”既有关于“采薇”的“采薇，薇亦柔止”，又有“采薇采薇，薇亦刚止”的诗句。虽然诗中是以“薇”从柔嫩的幼苗到硬壮的老茎，喻示戍边战士感叹不断流逝的漫长岁月，但我通过近距离的观察，了解到箭舌豌豆不像它在古时的称谓那样容易让人产生浪漫的想象，也不像它外表看上去那样小家碧玉。为了生存，它在柔软的背后藏着一份刚毅，只

初夏草木的力量

赵妃蓉

有“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”，又有“采薇采薇，薇亦刚止”，

要有一丝缝隙，它就能借助灵巧的卷须为自己打造一片新天地。箭舌豌豆有个更通俗的名字叫救荒野豌豆，《史记卷六十一·伯夷列传》中就提到伯夷、叔齐曾经“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”。

它的紫色花朵对大黄蜂特别有吸引力，当它的花朵盛放之时，每次我到小院里，大黄蜂就会围着我拼命转，试图把我赶走，因为对它来说，这就是它的领地，不容侵犯。

初夏的小院里充满着各种生存的智慧和法则，唯一相同的是，生长是它们生命的主旋律，为了这个目标，它们日夜夜地努力着……

十日谈

明日起请初夏故事看一组《名家与经典》。
责编:吴南瑶